



■青春岁月



■家庭相册



# 青春不再 情谊永存

□金鹤文/图

一转眼，我们中专毕业20年了，看着已泛黄的相片，心里酸酸的，仿佛还在昨天，我们这三位可爱的小女生一起手拉手上学，一起畅谈我们的未来。

老照片右边的是我，中间是我的好朋友王丹，左边的是魏彤彤。当时我们只有19岁，中专毕业的那一个夏天，我们即将从校园分开，各自走向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我们相约一起穿上自己认为最漂亮的裙子，在灯光球场上拍一张我们永远难忘的合影。

相片中的我们朝气蓬勃，笑容灿烂。那时候的我们，无拘无束，稚嫩的脸上写满了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我们曾经一

起过生日，一起去公园郊游，一起品尝我们认为最好吃的食品，就感觉那时候我们会永远的这样自由自在的在一起享受属于我们的快乐时光。

现实和梦想总是有差距的，当我们走向自己的工作岗位，面对崭新我们却陌生的工作环境，为了能适应从学生到职工的角色转换，我们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全情打拼。相聚的日子里，我们开始讲述各自在岗位上遇到的人和事，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再后来，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时期，各自有了心仪的男朋友，大家把自己的男朋友聚集在一起聚餐，然后品评，看看适不

适合自己的好朋友。那段时期，我们相聚的日子变少了，但是都在彼此关注对方的婚恋进展，参加对方浪漫刻骨难忘的婚礼，送去自己对朋友最真挚的祝福。

不知不觉间，我们从青春懵懂的花季少女，变成他人妇，变成孩子他妈。我们被柴米油盐酱醋茶忙昏了头，我们被杯中嗷嗷待哺的娃缠住了身，被竞争激烈的职场困住了心。这十多年里，我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相聚吃饭，在一起逛街聊天，想了通电话，或者路过对方单位去看望一眼，每回都是匆匆忙忙，意犹未尽。

这么多年，我们还保持着畅

通无比的联系，只要谁有什么难事，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的帮助。不知不觉，我们已到四十不惑的年龄段，经过多年的历练，已从容面对生活的种种烦恼，孩子也长大了，我们商量必须全身心的投入相聚一回，我们又穿上经过岁月打磨后能展现各自气质的衣服，一起上公园去游玩拍照合影，一起去品尝美食。

昔日的美好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虽然我们已不再青春，但是经过青春岁月沉淀下来的友谊，像一杯美酒，芳香四溢，耐人回味一生，青春永远不在了，但是我们的友谊会永远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温暖着我们慢慢变老。

## 到广阔天地去

□金克亮文/图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文革，大学停办。那时初中毕业生多是来自农村，因此，毕业后还要回农村。而不多的非农业户口同学，要么去农村插队或者去建设兵团，其它选项很少。我记得毕业时，教室的黑板上写着“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当时大街上贴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毛主席语录和许多这样内容的宣传标语，而一些服务部门为配合形式，也在营造这种氛围。

我和妻子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男女交往，可远不如现在浪漫，见面多是送张照片。妻子为此去了趟照相馆，照相馆里备着红旗、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等，以备照相的人选用。照相的姿势也多相同，表情严肃，目视前方，很有些“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情怀。在照相馆，工作人员让妻子背了一顶草帽，右手拿一本毛主席著作握在胸前，笑着面视前方。照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很有一番“广阔天地练红心”的风采。那时照一张二寸的照片大约是六角多钱，妻子对这张照片挺满意，但又觉得有些美中不足，说要是胸前再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就更好了。

40多年的时光转瞬就过去了，看看眼前的一切，回想当年，变化之大，真不可同日而语。

■图片故事

## 祖传的卤肉坛

□孙海存文/图



在我家的灶屋里放着一个小瓷坛，那是奶奶给我们留下的传家宝。圆圆的瓷坛子上用不同风格的字体和图案雕刻着“福禄寿喜”四个字，坛口的周围布满了像云彩那样的图案，给人一种古典的美。

说起这个瓷坛子，还蕴含着一段故事。奶奶与爷爷相识后，在小镇开了一个饭馆卖卤肉。每次卤完肉，奶奶总是把卤肉连汤放在这个坛子里，什么时候想吃就从里面捞出来一块，可方便了。

母亲特别孝顺奶奶，奶奶在世时就把卤肉的配方都交给了母亲。奶奶去世后，这个坛子也留给了我的母亲。现在每到逢年过节，母亲都会搬出这个卤汤坛子倒出卤汤油给我们卤肉。

如今，奶奶已经去世30多年了，每当我看到这个坛子，就会想起奶奶的音容笑貌。



## 我在新疆学维语

□张建树文/图

30年前，我从口里（内地）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还不到20岁，难怪当地维族人都叫我汉族“小巴郎（小男孩）”。

农三师四十三团在天山之南，故亦称南疆，它坐落在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境内，乍看它和当地的农场差不多，团场的职工也承包土地辛苦劳作，可是它和农场又有着明显性质的不同，兵团人承担着双重责任，在屯垦戍边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边疆稳定的光荣使命，他们扛起坎土曼会种地，拿起枪就是军人。兵团人半军半农，达到退休年龄时，和国家公职人员一样，享受退休待遇。

新疆兵团主要以维族人居多，兵团和农场到处都是维族人。汉族与他们之间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如一家。一些年轻的维族巴郎子（男

孩）和克孜（女孩）大都能说一口十分流利的汉语。可一些年长的维族老人们，却还是一通叽哩哇啦的维语，一点都听不懂。我觉得很好玩，心想要是会说一口维语有多好啊，我想拜师学维语。

艾买江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维族小伙子，从小就在团部学校汉族班里学习长大，天天和汉族学生摸爬滚打在一起，是团场远近有名的“汉族通”，他性格温和善于助人，我想跟他学维语。艾买江先从最简单实用的56句维语教起，维语和英语差不多，叽哩哇啦一大串，听着很刺激，因此我学的很上瘾。艾买江还真就像一个老师似的，有板有眼的说一句维语“你好”，然后慢条斯理的用汉语说一遍：“牙——合——西——莫。”他歪着头抑扬顿挫一字一句的教着，讲着维

语的发音技巧，我像一个小学生似的，在本子上用汉字记下维语的句子读音，一边用心听着他的讲解。学了半年多，艾买江想检验一下我的维语水平如何，说要带我到他家去一趟，实地和他爸爸妈妈“过过招”。艾买江的妈妈是一位师范毕业的维语语文老师，维语水平自然不低，她先是热情的跟我打招呼：“巴郎，牙合西莫（你好）！”我急忙礼貌的说道：牙合西莫。“衣斯明厄孜尼麦（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后，她又说：“月衣厄孜乃代（你家在哪里）？”我回答：“来自河南。”她又用半维半汉问我：“羊缸子（老婆）有没有？”我连忙笑着说：“摇克摇克（没有没有）。”我们交流了半天，大概是说累了，艾买江的妈妈站起来说：“塔玛克洋（请吃饭）。”我急忙也站起来说：“包麦当，热合买提（不，谢谢，谢谢）！”她高兴地来到我跟前，笑着对艾买江说：“牙合西，包乐多包乐多（学的可以，好好好）！”

我跟着艾买江学习维语达断断续续一年多，和维族老人交流已没有任何问题。记得年底团部举行联欢晚会，连队极力推荐叫我参加，和连队的另两个演员共同表演小品《阿里山的姑娘》。看看有多逗，这张照片上左边的就是我，我幽默诙谐的表演，加之流利的维语，博得在场上千名维族观众的阵阵掌声。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